花洲书院记

□青颜如风

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……”多年来，每每诵读《岳阳楼记》，我总会想象着，北宋名家范仲淹站在巍峨壮美的岳阳楼上，举目四望，洞庭湖连接远山、容纳长江，水势壮阔。他胸生浩然，念及朝堂苍生，才思纵横，挥毫写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……”然而，我没想到的是，范公一生从未到过岳阳楼。仅凭一幅滕子京寄来的《洞庭秋晚图》和天赋，他便在南阳邓州的春风堂，写下了这篇千古奇文。

丙午深秋，细雨迷蒙，我走进邓州花洲书院。踏过白石桥，一股江南园林气息扑面而来——叠石为山，引水为池，曲廊回环，古槐垂荫。邓州地处豫西南，本不该有这般南国景致，可转念一想，范公本是苏州人，这书院的气韵，大约是他骨子里的乡愁化成的。登石阶，过石像，便入书院正门，重重院落清雅幽静，足下青苔遍布砖缝，一女子抱帚而扫，却毫不影响青苔沐雨滋长。穿过两株守卫似的桂树，门楣上“春风堂”三字为米芾手迹，堂上另有明代董其昌集句楹联：“劝天下之学，育天下之才。”堂中一桌二椅，简陋质朴，墙上刻着《训士条规》等，这便是范公写下《岳阳楼记》的地方了——1045年范仲淹到任邓州后创建花洲书院，并在春风堂执经讲学。“春风”源自“宣圣春风”的典故，寓意“孔子如春风，至则万物生”。现存建筑为清道光四年重建，2002年修葺。

又进一堂，左侧一幅范公行迹图，凡其一生所到之处，皆以红色光点标注。密密麻麻的红点从江南水乡铺到西北边塞，几乎涉足大半个中国。在那个车马迟缓的时代，他这一生该是怎样的辗转奔波？“文会堂”中，则是三尊雕塑，展现了范仲淹与贾黯、王洙问道论学的场景。

在细雨中兜兜转转，却无意撞进姚雪垠文学馆。门楣上“姚雪垠文学馆”是周而复手笔，正房匾额“文坛飞将”出自茅盾。西厢房楹联“名满千载传后世，文星百代照南阳”由魏巍所写，东厢房楹联“笔底风雷传闯史，胸中浩气贯嵩云”则为穆青所撰。正房摆着姚雪垠用过的桌椅文具。1921年至1924年，姚雪垠就读于由花洲书院更名的邓州高等小学，在春风堂读书识字。后来他写出《李自成》，第二卷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。

从文学馆出来，一块大石头上镌着“二月河读书处”。二月河本名凌解放，1962年至1963年在花洲书院内的邓县一中就读，春风阁、百花洲就是他日日走过的校园。2004年前后书院修复期间，二月河重返母校，写下“四十载烟尘如昨，八百年游子归路”；后来又题“吾师吾母”赠予母校。

穿过万卷阁便是大成殿。原殿宋代就有，后毁于战火，如今这座是2014年重建的，青砖灰瓦，重檐歇山庑殿顶，大气恢宏。大殿中央，一尊6米多高的金丝楠木孔子像，据说原木树龄3000多年，由整段巨木雕成。东西两侧是颜回、曾参、子思、孟子四尊楠木像。我忽然想到，如果说范公的忧乐是一朵浪花，而孔子和“四配”所代表的，则是这条儒学长河更深处的源头。大成殿挑起了书院的脊梁，也让“先忧后乐”落回到它出发的地方。

出殿往东便进了百花洲。雨细成雾，一湾曲水从假山中淌出，汇成小池，池边的秋花、绿植被雨洗得发亮。洲上有亭，柱上刻“百花洲畔春风暖，万里桥西一草堂”。凭栏望去，春风阁在雨雾里只见轮廓，飞檐翘角剪影淡淡。几个少年从石桥上跑过，笑声惊得湖中水鸟扑棱棱飞起，在雨幕中划出一道弧线。

离开时细雨将歇。我立于桥上回望，仿佛看见小城里，姚雪垠、二月河、周大新、梁鸿等一批文坛巨匠鱼贯走出。他们的身影，与中原的文脉、南阳的文脉叠在一起，也与这座书院、与在书院里写下那348个字的宋人范仲淹叠在一起，层层相续，传承不断。范公若知千年之后，花洲书院的书声、雨声、花开声始终未变，大约也会转忧为乐吧！



取景框里的日子

□柴锦玉

秋光正好。10月29日，第十六届中国摄影艺术节启幕。展厅里人来人往，处处热闹。

我顺着人流缓步而入，独自慢慢看。一墙墙影像静静立着，先睹为快的，是集中亮相的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奖者作品展。

平日里，我也常在画册、电子屏幕上看照片，只觉画面精美。可真正站在原作面前，近前看那光影肌理才觉出不一样。照片这东西，隔着屏幕看，像听人转述一场雨；看原作，才算自己站在了屋檐底下。

我在一幅照片前停了许久。

那是金像奖商业摄影类获奖者张霆的作品《溯源良渚》。画面里，是古城营建的场景。几个汉子弓着背，举锤夯土，一下一下地砸；有人扛着长木，慢慢走。高坡上立着没完工的木架子，光秃秃的，几根柱子撑着天。云底漏下一点光，工地笼在灰黄雾气里，像一阵风刮过，扬起的土还没落定，人就被定格在了里头。

摄影师没去拍落成之后的巍峨盛景，偏拍了这满身尘土的半截子工程。他大概懂一个“熬”字。万丈高楼，靠的不是法术，就是这些看不清脸的人，在灰扑扑的日子里，一锤一土慢慢攒出来的。摄影师等这阵雾、等这束光，大概也在风里站了许久。

摄影师在题签上写道：通过场景的艺术化重构，以影像方式连接历史与当下，使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明以更加鲜活、生动的方式进入当代公众视野。

再往前走，另一幅照片拽住了我的视线。由金像奖艺术摄影类获奖者饶永霞拍摄，标签标注：2021年1月2日，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，奔跑的马群。

一月的塞外，天寒地冻，雪早冻得梆硬。透过前景模糊的黑石缝隙望过去，几匹马在雪野尘烟里穿行。马跑得不疾不徐，马蹄踏在冻土上，扬起干冷的雪雾，马口鼻里呼哧出团团白气。

马群向前，远处是连绵铺展的高压电塔。铁架子戳在雪地里，电线扯到天边，冷冰冰、硬邦邦。

这景致看似刚冷，可仔细一瞧，马也不惊慌，塔也不避让。马撒开蹄子跑它的，铁塔稳稳当当立它的。时代轰隆隆往前推，这马群照样在雪地里跑得热气腾腾。新旧交杂着，谁也没耽误谁，冷日子也能过得热乎。拍摄者说：“那是草原的呼吸，也是游牧文明的当代续章。新游牧，不是告别草原，而是草原以另一种方式，继续辽阔。”

看完金像奖，拐进手机摄影大展展区，氛围轻快了许多。

一侧是巨幅背景照，绿草坡上散着群羊，坡顶有人策马而行。一侧红墙白字：“方寸拾光，万影成章”。字挺素净。

人群里，一位穿灰卫衣、背着双肩包的姑娘，正站在红墙前，举着手机，认认真真地拍对面那幅大风景。

我没看墙上的景致，反倒看起了她。

从前摄影，是一件郑重又辛苦的事。得端着“长枪短炮”，等候晨昏，细算参数，往往跋山涉水，吃尽苦头才能熬出一张。如今不同，人人掌中皆有方寸镜头，行路所见，心有所喜，抬手就能记下来。不用等光线，不用管什么“决定性瞬间”，不过是途径、遇见、欢喜，轻轻记下一句：我来过，我看过，这日子挺好。

姑娘拍完，低头划拉两下屏幕，揣好手机，转身离去。简简单单，留住了一段时光。

摄影大家迎风踏雪，捕捉山河壮阔、时代宏大；寻常普通人掏出手机，随手定格自己日常小欢喜。各有各的活法，各有各的乐趣，都在光影里踏踏实实地过着。

走出展厅，秋日暖阳覆在肩头，温温软软的。

刚才那夯土的情景、雪原的马群，还有那个举着手机的姑娘，都在我脑子里流转。想起一句歌词：“晚风中闪过，几帧从前啊，飞驰中旋转，已不见了吗？”人间无数普通瞬间，大概都藏在这些安静的光影定格里。

我们一生都在赶路，在用眼睛取景、用心境生活。看一次国展，这本身好像一个行为艺术：我路过，我看见，我珍惜，我热爱。

不必远赴山海寻诗意。我收起拍照的手机，顺着文博城广场，慢慢走回去。

好看故事

煮月亮

□任耀榜

女儿又把我拉黑了。想想，我确实烦人。

女儿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思想，该放手了。可是我放不下，看着她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我不管谁管？

我知道，说了不一定有效果，但有没有效果都得说。说了表说不了里？那也要说，我相信“温水煮蛙”。说了也是水过地皮湿？那我就多说几遍，多湿几次。

这次女儿拉黑我，是因为我催她快点处男朋友。我把她发小生的小宝宝照片发给她，发了好多张。我还从网上找了结婚晚的诸多弊端，一番狂轰滥炸，她不拉黑我才怪。

女儿在南方一家公司上班，每次打电话她想听了听几句，不想听了立马就挂。我只有发微信，这对我也是一种自我安慰。

那几天，她不给我打电话，我也不给她打电话。过了几天再看，我的头像又亮了，她又把我从“小黑屋”放出来了。

放出来就再发，我对女儿不爱喝水、爱喝饮料的习惯很忧虑，就找来一大堆常喝饮料的坏处，如《常喝饮料的人后来都怎么样了》《长期喝可乐身体出现惊人变化》《白开水是最便宜的保健品》，长期喝饮料会引发肥胖、糖尿病、龋齿、代谢紊乱，增加骨质疏松、肾脏负担、心血管疾病等。间隔一会儿发一条，坚持了半个小时。

女儿公司很忙，晚上总是睡得晚，长期下去，身体怎么吃得消？我就找了“经常熬夜会使心血管受损、血压升高，长期下去会引发心血管疾病，如高血压、动脉硬化和中风等”“经常熬夜会造成内分泌紊乱，进而影响生长发育、新陈代谢和免疫功能”等等。这次女儿没有拉黑我，只是发来两张笑脸。

好，只要你不拉黑我，我就继续。

女儿睡得晚，早上起床也晚，时间紧张，慌里慌张像打仗，经常不吃早餐。

我问，在家里不吃到公司吃吗？她说，有时忙起来就忘了。

我说这怎么行啊？关键是不重视，要是重视了，再怎么忙，还能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？

我就在网上找不吃早餐的坏处发给她看，如不吃早餐会引发低血糖，影响大脑功能，增加肥胖风险，诱发胃肠道疾病、胆结石等。千叮咛万嘱咐，要她必须改掉这个不良习惯。

女儿这次没有拉黑我，只是给我发了一段她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“在那遥远的小山村，小呀小山村，我那亲爱的妈妈已白发鬓鬓……妈妈曾给我多少吻……”这是天底下最美的音乐，我听得泪眼婆娑。

国庆长假，女儿回来了。仔细端详，感觉她瘦了却精神了。

女儿进门先去厨房烧水，我从客厅探头看她。她把饮水机里外清洗了一遍，烧水。水开后，她先给我接了一杯，然后给自己接了一杯，说：“妈，我从3个月前开始喝白开水了。开始是真难喝，后来喝着喝着感觉有点甜味儿……”

我说：“好！白开水才是最好的饮料。”

她又说：“早起一个月了，也吃早餐了。男朋友嘛……”她看了看我，“还在找。这个急不得，别再给我发‘晚婚晚育弊端’的网文了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好，不发了。”

她低头喝水，又说：“妈，你轰炸式给我发那些东西，是想温水煮我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笑笑，算是默认。

“煮了3年，我还没熟。”她笑着说，“其实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你不是想把我煮熟吃掉，只是想让我好好活着。”

女儿去冲澡了，手机放在茶几上，屏幕亮了一下，我看了一眼，手机壁纸是女儿自己做的，一张图，上面是我转发过的部分文章标题，拼成一棵树的样子，底下有行小字“妈妈的温水”。

这次回来，女儿给我带了个她从景德镇买回来的搪瓷杯，杯底是一朵白云和一轮圆月。温水加持下，杯底的月亮一闪一闪，忽然想起女儿小时候的事情：每到中秋夜，女儿都要我给她煮月亮。她拿个小铝锅接了水，放在窗台上，等月亮掉进去，就端回来让我给她煮。

她趴在灶台边问：“妈妈，月亮煮好了吗？”

我说：“煮好了，可以喝了。”

她捧着碗喝一口，说：“月亮是暖的。”

女儿要走了，出发前对我说：“妈，我看了那么多文章，明白一个道理，煮青蛙这种事，火要小、水要温，但煮完了得把火关了，别一直烧……”

诗路花语

黄河的呼吸

□张宏超

晚风轻轻地吹
流连在黄河岸边
吹低了苇梢
吹皱一河碎金
也把黄昏，推得更远
岸边眺望的人
如雕像般静立，不愿离去
暮色里，灵魂被温柔安抚——
一条光明的河
正悄悄，从我心中穿过

河水刚刚退去
白鹭在滩涂上啄着新泥
苍耳，悄无声息地蔓延
迅速占领两岸
成为最葳蕤的绿
有风掠过耳畔
像温柔低语
浩吉铁路从此岸穿向彼岸
带走了草尖上的露珠
黄河袒露辽阔的胸怀
接纳了这一切叙事
也接纳了散步的人



走，到太阳底下去

□卢白琼

突然，想念那里的阳光，城南20公里之外龙乡的阳光。

那里的阳光，像夏日河里裸泳的孩子，无拘无束。从天上直接到地上，不用从建筑物及树冠里找缝隙。即便在庄稼地，它也充分彰显霸气，把一整片豆荚或一整片秸秆，照得通透明亮，豆荚上的绒毛、秸秆上的褶皱，都被照得亮亮堂堂。

越想就越发向往。走，到太阳底下去，驱车去感受一下可爱的阳光。

通往乡间的路，总有尘土作伴。呼啸之间，烟尘四起，还没有等到尘埃落定，又有车飞驰来去。太阳照在尘土上，腾起一场场灰白色的烟雾。我穿透烟雾，奔赴龙乡，一次比一次更坚定，内心也越发向往。

驻好车，走上梧桐大道。梧桐树已经两人高了，就栽在河堤上。北边，河床很宽，河水很细，河的另一边有高大的柳，它们远远地站着，宠溺地望着河床上野出的柳丛，一簇一簇的。小小的柳丛也会老，细细的叶片梢头泛着黄，稀疏着，一阵风吹过，几片尖叶翻着跟头远去了，落到河里，落到石头上，落到其他树丛的头顶上。

一个来看太阳的人，居然先看到了河，还有落叶的柳。太阳呢？被梧桐树遮住了。我站在荫凉里看太阳。太阳照着北边朝南的山坡，是我想象中的样子。伸展手脚，大大方方。石头、枣刺、看不清品种的植物，都摊在日光里，把身体放得展展的，心绪摊得平平的。天上的云也是一副自由自在的样子，想团便团一个形状，不愿意了，就把手脚伸长，或者，它还会变个魔术，让自己消弭在一派浅蓝里，像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。日光，好像也没有在意它们怎么样，只是一味地发光，给予愿意接纳它的万物，以无穷的能量。

说到底，我还在梧桐树下，没能把自己交给日光。我加快步子，勾着头，往前走，冲出梧桐树的领地，来到日光场。

刚一进来，眼睛不由地眯起，下意识抬了手，遮挡照在脸上的光。当我的右手在额头搭起了阴凉，我怔了一下，笑出了声。周围一片寂静，这一声笑被日光晒得干爽瘦弱，像一片柳叶，很快被风吹走了。我收回手，把自己当作一块石头，和日头坦诚相见，定住脚步，把自己当作一根秸秆——我在日光里了。我感受到了全身毛孔翕然张开，感受到身上江河沸腾，感受到脑海里奔腾的热浪，感受到裸露的皮肤和日光放肆的亲昵——过了多久？大概只有几十秒，但每一秒都有清晰的心跳，每一次心跳都在往外释放，放了什么？我一下子说不清楚。当我再次回到梧桐树的庇佑之下时，我觉出了自己的干爽。

我把身体收回，心却不愿意从日光场里撤离。我的心依旧逡巡在阳光满坡的石头山上，逡巡在秸秆硬挺着却发出簌簌脆响的影子上，逡巡在那一串野生的枸杞果子上。我想，我要是能变成一块真正的石头该多好，不惧日光的晒，我在阳光下发烫；也不怕风雨的寒，我在雨水的冲刷下一次次变得清新；当然，也会在月光下想心事，我不担心孤独，不担心偏僻，不担心明天会怎样，因为我是一块石头呢。话说，哪一块石头没一点故事呢？我肚子里的这几挂故事，对于石头来说不堪一提。

站在阳光外看阳光，看得酣畅。那几十秒的日光浴，已经长在我的骨血里了。它用它的方式，击败了钟表。

归程，同样是冲破烟尘。我的车速很稳。我甚至能听到小虫撞到挡风玻璃的声音。会有某一阵很密集，像雨滴，却不清澈，像一场生命炸裂的雨。我试着收油门，好像作用并不明显。罢了，有些伤害非我所愿，正如有些我受到的伤害，也非他人所愿。

当夜，我的梦里有干爽的太阳，我真的成了一块石头，睡在一片阳光里，温暖酣然。